**夢裏山河空念遠 翠**屏(蔡淑媛)

伊對政治只是關心，但並不直接參與。出國逾四十年，台灣島內民主政治運動的浪潮，翻湧到達伊居住的大城時，伊也只是一個靜默的認同者。生平唯一一次走上街頭， 是為了1979年的「高雄美麗島事件」時，林義雄律師被莫須有的罪名羅織入獄後，二月二十八日（又是一個令台灣人心頭滴血的二二八？），年邁的母親與六歲雙胞胎稚女同時在家遭人以利刃割喉殺害。伊還記得當時身兼X市台灣同鄉會會長的丈夫接獲消息並告訴伊時，伊的腦子先是“轟”的一聲，然後變成一片空白，覺得全身血液逆流，四肢乏力，伊彎腰跌坐到起居間的地毯上，足足有十分鐘無法站起。

伊無法接受，更難瞭解，世間真有這種殘忍的人～對毫無抵抗力的老婦人與稚齡女下得了如此毒手。那天夜裡伊輾轉難眠。閉上眼睛仿佛就看見嬤孫三人面對兇手時驚慌失措的臉容，耳邊似乎聽到他們淒厲的慘叫。事發後幾天，在異國市區的大街上，抗議聲援的行列中，伊喊得聲嘶力竭，哭得雙眼紅腫。…

伊還記得很小的時候，坐牛車逃空襲的日子剛結束不久，全家人回到故鄉高雄居住。留學日本專攻藥學，當時三十未到，可謂是在地菁英、知識青年的父親，套著環狀的臂章，忙進忙出地不知在做甚麼。臂章上寫著一些字。伊看不懂，就去問母親，母親說那是「三民主義青年團」。「三民主義青年團」是什麼？母親眼神憂鬱，用輕柔的聲音回答說：「Dooh Jiang（日語～Daddy）在幫忙維持地方秩序。」後來才知道，日本人全部被快速遣返後，台灣當時幾乎處於無政府狀態。

有一天父親忽然被什么單位帶去約談，好幾天沒有回家。外公到處探聽送禮，花了一大筆錢，父親才得以脫身。伊從此再沒看到父親戴上那個臂章。父親從未向家裡人談起，他為何失蹤，遭到拘留那些天，遭到甚麼待遇。過後不久就發生了讓台灣人痛徹心肺的【二二八】。那段日子人心惶惶傳言滿天飛。有人說，到壽山「要塞司令部」請願的民間代表，被要塞司令彭孟緝下令射殺，屍體扔到山腳下的西子灣，流向太平洋；「愛河」出現大批浮屍，有親人失蹤的家庭，父母妻兒爭先恐後趕到河邊去撈屍體，認身份。

路上行人神色凝重，家家戶戶門窗緊扣，日頭未落山而街巷已少見人煙。軍用卡車一輛接著一輛從大街開過，揚起漫天灰塵。車上擠滿手持步槍的軍人，槍上的刺刀在夕陽中閃爍著白光。。。伊緊張得呼吸都好像換不過氣。電源已被切斷，夜來時家裡點上蠟燭，燭影搖晃，伊小小的心靈被恐懼充滿，茫茫然找不到一個堅實的著落點。

外公的住宅是巴洛克式有石切雕花欄杆的三層西洋樓。二戰末期，在美機B29瘋狂轟炸下奇蹟似地留下了完整的門面，巍然屹立於殘破的十里平房中。地主家庭是土匪亂兵眼裡的最愛。外公、外嬤帶著阿姨、阿舅以及傭人一共七、八口逃離三層樓避難到伊家。伊的居家是街巷上的舊式商業店面，橫向不寬但縱深甚長，店面是父親經營的西藥局。並不寬敞的居所，因人多更顯得雜亂。因為兵荒馬亂，菜市場暫停營業，買不到新鮮的食材，十多口人只靠家裡的存糧、罐頭與糕餅，渡過了風聲鶴唳最緊張的三日夜。

一個手持步槍的兵仔踹開伊家緊鎖的店門。伊三歲的妹妹看到大人神色倉皇儘往屋裡「內底間」躲，不知好歹地扯開喉嚨大聲哭叫起來。伊年輕的母親匆忙抱起，用右手掐住她細巧的脖子，鐵青著臉說～未駛哭，再哭就乎妳無命。妹妹被母親的動作嚇壞，停止哭嚎，睜大含淚的雙眼，看著母親兇狠的臉龐。母親事後提起，為了懼怕妹妹的哭聲引進帶槍的兵仔，導致全家十數口人死於非命，她當時真有掐死愛哭寶寶的決心。幸而進入店裡的士兵沒有往裡衝，只在店裡搜刮珍貴的西藥與現款後就揚長離去。

外嬤坐立不安，小腳顛顛地來回走動，口裡不停地念佛。原本嬌小的身軀更縮緊了一圈。原來剛從日本學醫歸來的阿舅，不顧家人的阻擋，本著「兩國交戰不殺紅十字醫療團」的國際公則，堅持到「市立衛生院」上班。一排士兵手持機關槍掃進衛生院。當時正忙著救戶傷患的許姓院長見勢不妙，緊急下令醫護人員各自躲藏。院長和阿舅擠到靠牆的辦公桌底下。士兵發現後命令他們爬出來舉起雙手正面跪下。其中一人不分青紅皂白，對著院長心臟射擊，院長中彈倒下，鮮血染紅了他的白色罩袍與紅十字臂章。

跪在許院長身邊的阿舅自知惡運難逃，閉起眼睛準備就義。士兵看到了他高舉的手上戴著的腕錶時，放下槍枝伸手去剝取。這一延遲救了阿舅一命～～門外適時傳來停止屠殺的口令。自此而後，終其一生，外公對外省兵仔的痛恨未曾稍懈。說來也真有夠諷刺，外公當年原是西裝革履，帶著南管、北管鄉土樂團，到高雄碼頭列隊歡迎祖國軍隊的在地仕紳其中之一。

日曆的紙頁在時間的風裡快意翻飛，等到「二二八」的夢魘稍覺淡化，伊已是白衣黑裙、短髮齊耳的高中女學生。記得那是一個五月炙熱的清晨，當全校師生站在操場舉行升旗典禮的時候，督導軍訓的女教官特別把伊帶到校園一角，站在開滿紅花的鳳凰樹下，對伊苦口婆心地勸導兼利誘～說伊是難得的人才，要推薦伊入國民黨，畢業後保送「政工幹校」，以後青雲直上，前途光明。女教官說得天花亂墜，伊裝做洗耳恭聽，心中卻只想到阿舅死裡逃生，歸來時跪倒在外嬤的裙腳痛哭失聲的往事。那是一份刻骨銘心的記憶，定格在心靈深處，成了伊童年歲月永恆的背景。

大學畢業後回到故鄉任教的第一年，校長對伊也另眼看待。不但要幫伊

介紹適婚對象，而且要介紹伊入國民黨。校長對伊說～先入黨，以妳的學歷條件馬上可以當上中華婦女會會長，然後入選為「中華民國國民大會」的當然代表。伊對校長的厚愛不置可否地笑笑。等他再次追問時，她只輕描淡寫地回答說：「把學生教好最重要，其它容後再談」。識趣的校長知伊心意，從此絕口不提。

說來也是奇事一樁，伊移居美國很多年後，台灣果真出現一位和伊同名同姓的國大女代表，她的出身一如當年校長所保證，經由同樣三步驟～入黨、婦女會、保送晉入國會的殿堂。有人甚至錯認伊就是那位從不發言，只聽命舉手的「表決部隊」的女國代。追尋來時路，更意外地發現，那位女國代不但與伊同名姓，竟還是小學時代的故人。

2000年台灣舉行總統大選。候選人（連戰/宋楚瑜/陳水扁）三隊人馬死纏活鬥、熱鬧非凡。伊對連、宋兩人的對罵字句，以及「興票案」的來龍去脈頗感興趣。對於報章所提，宋姓候選人年紀輕輕的兒子，在寸土寸金的舊金山，已擁有五棟房子而感到不可思議。那個少年仔真正厲害，伊心想。伊與先生兩人學歷也都不差，kiam 腸耐肚、早出晚歸為生活打拼，人過中年，只不過掙得來一棟勉強能避風雨的普通住宅，手邊稍有一點應急存款而已。想歸想，伊也並未怨天尤人，感嘆自己沒有一個有權有勢的父親。等到有一天，伊在電視中，看到中國領導人對台灣人民嗆聲恐嚇時的嘴臉與手勢，伊轉過身對旁邊的先生說：「若在台灣，我這一票會投送給阿扁」。

阿扁當選總統後，有一次出訪友邦過境美南伊的住在地，在當地的大飯店宴請貴賓與僑領。伊沒有學到鑽營的本事，無法像別人那樣找門路、拉關係，爭到難得的餐卷，參與總統的晚宴。伊只是擠進路旁大堆的人群中，在漸晚微涼的夜色裡，不停地搖動手中印有綠色台灣的美麗旗幟，滿心歡喜地歡迎來自故鄉的民選總統。

2004年台灣的總統大選，國民黨與親民黨團結合作、聲勢雄壯。常在電視上看到兩位黨主席（總統/副總統候選人）手拉著手，眉開眼笑，一副鐵定勝選的表情。更令人難以相信、極度驚奇的畫面是兩位候選人以及他們尊貴美麗的夫人，同時跪下、然後伏趴在地上，對美麗的台灣大地深情地親吻。

時間一晃就到了雲淡風輕的二月天。看到報章、電視上以及妹妹、妹夫親身參與發送過來的傳真照片。青山前、綠水邊、五百公里的人龍，手牽手、肩並肩，牽拉成一道綠色的長城。這當中有人牽著牛隻，有人胸前掛著祖先的牌位，這讓伊想起中國宋朝詩人陸游的詩句～「王師北定中原日，家祭勿忘告乃翁」。還有眼盲者求人牽扶到現場，說是歷史的時刻，不願掉隊缺席。電視上看到的，是參與的數百萬人，個個歡頭喜面如同去赴一場春天的嘉年華。伊看著看著，感動到口不能言，只任熱淚盈眶。伊心靈深處「二二八」的陰霾、苦悶就此雲散煙消。

三月十三日清晨五點半，坐在機艙內淺睡迷糊中，伊聽到機長的聲音透過麥克風響起：「各位旅客，飛機已經近臨台灣上空，再過二十分鐘，飛機就要降落在桃園國際機場了。台北的氣溫是。。」。伊的心情開始激動起來。伊還記得很久以前，離家六年後第一次回到台灣，當機艙裡響起台灣兩字，她的眼眶立刻注滿了淚水。魂牽夢縈，近鄉情怯，每次返鄉皆是如此。飛機衝開清晨的薄翳，平穩滑落到機場的跑道。十八小時的飛行總算到了尾聲。

走出機艙，伊與先生兩人，邊走邊讚嘆桃園機場的氣派與格局。忽見迎面走過來一對夫婦，原是伊海外居住地的舊相識。這對夫婦是在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」裡牽扯甚深的人物。他們面帶笑容，意氣風發，一副老神在在、篤定凱旋的姿態。伊的先生拉拉伊的手臂說：「咱的兩票乎人吃去了」。伊的心情沈了一下，隨即舉頭對他說：「還好有回來，兩票拼兩票，剛好打平」。

妹婿前來接機。迎著初升的旭日，汽車在高速公路平穩地飛奔。妹夫一路指指點點，詳細介紹桃園新竹間的地形風貌與出名的建築。他的口才已達專業嚮導的水準。記得那年第一次到訪新竹，伊剛大學初入。家住新竹的好友邀伊返家共度週末。伊還記得那天黃昏的新竹風，差一點把伊新留的一頭長髮連根拔掉。多少年過去了？驀然回首，與青春再次相逢。當年伊的年紀正好是現在已成年的兒子年歲的半數。

下午妹妹、妹婿帶伊與先生進城暢遊護城河與舊名「竹嶄」時代的古城門。正巧逢上三月十三號藍營大遊行。伊見到三、四個人一橫排，長長的隊伍靜靜地走過街頭。中華民國旗，藍色隊旗倒是人手一支。奇怪的是個個臉上不見笑容，沒有表情。有人兩眼直視，有人低頭徐行，好像理不直故而氣不壯。除了「反阿扁，救台灣」的標語，也看不出有甚麼響亮的名堂。偶而敲一陣鑼鼓外，一群人只挪動雙腳默默地往前移。兩旁行人沈默地瞪著隊伍看，沒有反應，沒有共鳴。妹妹與妹婿都參與過【牽手護台灣】，這款零零落落，毫無氣勢的遊行在他們眼裡簡直不夠看。妹妹看得心煩，就說：「走別條街，走別條街，再看到藍色旗會破病。。」

四個人轉彎進入一條行人較少的街巷。在街角樹蔭下，一個看起來年過七十的老阿伯扶著一輛腳踏車，車架上放個大柴桶，桶裡插上七八隻綠色的旗幟，在來去匆匆的汽車、行人潮流中，他顯得特別孤單。伊認作老阿伯孤苦無依，趁著選舉熱，在路邊販賣民進黨旗和紀念章度日子。伊對先生說：「老阿伯看起來真可憐，你過去買幾隻旗，讓他賺點冰水錢」。伊的先生走近時，老阿伯馬上從柴桶裡抽出兩隻綠色旗和兩塊胸章，熱心地說：「免費、免費，拜託拜託！」短短一句，語重心長。垂老的體態，古舊的單車，在來回流闖的藍色氣球與藍色旗陣中，顯出一份獨特的街景。對老阿伯那種無懼無畏，堅守崗位的精神，伊真心佩服與感動。

四個人走啊走，轉過另外一條街，發現街上走過的人群，手中也都拿著藍旗與標語，分明是脫隊開溜的角色，伊看在眼裡感覺真趣味。不遠的廣場那邊，造勢活動還在進行，隔街這邊開溜的人潮足夠匯成一條藍色的河流。伊的先生童心一起，拿著剛從老阿伯手中接過的綠色旗大力地揮動。小小的綠旗飄呀飄，像是藍色海洋中生意盎然的綠島嶼。伊正看得高興，卻聽到身邊傳來「阿伯仔、阿伯仔」的呼叫聲。伊回頭看到一個年約三十出頭的女子揮著手，神情緊張地對著伊的先生大聲叫。伊的先生雖早已到了夠格被人稱作「阿伯仔」的年紀，心裡顯然尚未做好接受這種稱呼的準備。

女子一連叫了好幾聲，她眼中的「阿伯仔」還是沒反應。伊較靠近那女子，低聲對她說：「讓他多搖幾下吧。我們萬水千山，今早才回到台灣，等的就是要在這樣的機會發洩這樣的感情啊！」她一聽，馬上握住伊的手說：“在新竹，他們人多勢大，放話又狠又兇，我怕那位阿伯會挨打。」她接上又說：「我們支持阿扁，但不敢說出口，謝謝你們回來投票給他，真的很感謝」。伊的喉嚨一緊，眼淚幾乎掉下。伊想給她一個真心的擁抱，又怕她不習慣西洋禮數，只好用力握緊她的手說：「大家加油！大家加油！」。那一時刻，伊隱約感受到台灣綠色大地的脈搏，雖低沈卻綿綿不息地躍動著。

伊每次回台灣都沒有時差的問題。回到美國就差得天翻地覆，一塌糊塗。那幾天住在妹妹家。清早醒來，頭條大事是翻閱報紙，打開電視。除了選舉，好像生命中再也沒甚麼值得牽掛的代誌。住台北的三妹趕到新竹來會合。一行六人，往雪壩國家公園直奔而去。對久居海外的伊來說，這個台灣的國家公園是個陌生地。當年離家時，雪壩公園尚未誕生。當然，山，早就在那裡，水，也早就在那裡。山水以寬厚無私的懷抱接納千百年來人間種種情仇恩怨、血雨腥風。伊離開台灣之後，數十年異鄉歲月，牽腸掛肚即是無處不在的故國青山。

顧名思義，雪壩就是大雪山與大壩尖山山群的總稱。深山峻嶺中有個極富詩意的景點叫觀霧。走完婉約曲折的步道，人已升騰在半山腰。放眼望去，峰巒疊翠，萬壑千丘。雲霧說來就來，不過貶眼工夫，山谷間湧進大片雲海，山形溪澗完全隱入其中。天地悠悠，雲籠霧遮，伊竟不知今夕何夕身在何處？全然忘我之際，過世已久的雙親的身影悄悄滑過伊的心田。千山同脈，萬水歸宗，安息在另一個山巔水湄的親人魂魄，化作雲，化作煙，無所在又無所不在。伊對雙親的思念，轉化寄情於雲煙依偎的青山綠水中。

遠近山坡，山櫻花開得繽紛燦爛，點綴在萬綠叢中。人工刻意栽培的茶花，成行排列種植在籬外堤邊，在暮春柔和的陽光裡盡興地展現它們華麗的姿容。沒有牡丹的雍容，沒有玫瑰的嬌豔，茶花端莊大方的形態自有別樣名花無可取代的風情。不是星期假日，沒有其他遊客，一山的幽靜與花色全歸他們所獨享。天氣氤氳，花柳精神，滿眼的山嵐與樹綠，讓人暫時忘記了山下總統選戰的火氣沖天。走在往上坡延伸的石階上，伊的先生撿到了兩張百元的台幣。問了半天，沒有主人。三妹伸手接下放進皮包中。她說想出好用途再照會大家。

離開雪壩後，車往獅頭山飛奔而去。獅頭山，長別歸來依然無恙～～古廟增添年歲，更見氣勢莊嚴，新廟金碧輝煌，燕尾飛簷挺入青天；廟庭寬闊、坦然面對蒼翠雲山。行行復行行，姊妹重逢言無不盡，話題千迴百轉最後還是回到選舉的原點。二妹說她日常活動接觸的周邊都是挺藍部隊。每天聽到那些 有的、沒有的，句句都在嘲笑挺綠的人沒水準，沒知識。令人心痛的是，放話者其中不缺自命不凡的「高級台灣人」。她心情鬱卒卻不敢嗆聲，因為孤掌難鳴。

三妹靈機一動，掏出大姊夫在雪壩農場茶花園裡撿到的銀兩開口說：「我加三百元，湊成五百到廟裡去添油香許願」。鬱卒真久的二妹立刻接上～～如果阿扁 "凍蒜"，本小姐五倍奉還。抬頭一看，眼前廟寺名曰「勸化堂」。三妹把五百元丟進添油香的木筒裡。姊妹三人站在廟前合掌低眉，不曰而同在心內默唸～～佛祖，觀音菩薩以及眾神明，您們日理萬機一定"真無閒"。但拜託先辦這件第一要緊的 "代誌"， 保庇阿扁 "凍蒜"，再去普渡眾生」。

三月十九日回到島南伊成長的港都。父母已雙亡，弟妹皆分散，港都是故鄉但已沒有家。伊與先生住在港邊旅館的頂樓。下午兩點多，一位自小一起長大的朋友到旅館去探訪。朋友人未到聲先到～阿扁中槍，阿扁中槍。伊說：「你不要開這種玩笑。」她說不是玩笑，是她在樓下大廳聽到的，一大群人大聲小聲在談輪。有人大聲嚷， 阿扁中槍了，還選甚麼總統？伊大吃一驚，趕快打開電視台，銀幕畫面上已完全是阿扁遇刺的現場直播與撞來撞去的雜亂人潮。伊心裡紛亂，無數個問題在腦海裡浮沈～～那會按呢？怎麼會這樣？是誰開的槍？動機是甚麼？阿扁的傷勢重不重？可會有生命的危險？伊不停地轉台，直到政治立場比較公正的某電視台打出「天佑台灣，阿扁無恙」的特寫字幕，伊才稍覺心安。

那天下午到夜半，謠言滿天飛。當全民心情忐忑不安之際，一位民進黨陳姓女叛將卻招開記者會，公然說阿扁的槍擊是苦肉計，是自導自演。有人問她消息何來？，她說是一個奇美醫院的小護士告訴她的。小護士是誰？事後查遍醫院裡外，並無此人。伊不明白到底是甚麼原因，讓那個女子恨阿扁恨到如此不擇手段，如此不共戴天？

伊還記得十多年前到New Jersey去參加「台美公民協會」（Taiwanese American Citizen League）的年會。當時那位女子還是民進黨內的巾幗英雄、風雲人物。她應邀主講。伊在台下看著她在台上不但風姿綽約、顧盼生姿，且能用極為流利正確的英文侃侃而談時，曾對伊大為傾倒，心生羨慕。等到很多年後在台灣，她公開說出「女人的乳房不過是與男人社交的工具」這樣侮辱女人的言辭時，伊才知道，這個當年伊刮目相看，心存欣羨的女才子，已因對阿扁的怨恨與另一黨團的利誘，把自己逼到接近瘋狂的邊緣。

三月二十日天高氣爽，雲淡風輕。一大早朋友來接伊去投票。設置投票所的小學，與伊母親過身前最後住過的公寓，只隔一條窄窄的街巷。伊站在投票所的正門前，透過參差路樹，看到公寓六樓的門窗，想起十六年前在那扇窗內與母親共度的最後一個暗暝。伊在內心呼喚～我已回來，就站在公寓窗前，為咱最愛e鄉土投下真情的一票。媽，您甘會知影？伊癡癡地凝視那層高樓，多麼希望那舊日窗台能出現母親熟悉的身影。伊的心情激動，身體僵硬幾乎變成一塊「望窗石」。直到維持秩序的警察出聲呼叫，伊才匆忙踏入投票所。

說來伊自己也不敢相信，這竟是伊出生以來，為故鄉選舉投下的第一票。自小到大直至出國前，國民黨一黨專政，選舉猶如在演戲，有為青年不屑一顧。等到黨外民主運動風起雲湧的大時代來臨，伊已客居海外，為了學位與生活而奔波。伊拿著選票，當場愣住。聽到監票人發聲問伊怎麼不進去投票時，伊才快步走入掛著布帘的小房間。

伊在裡面待了一下又掀起布帘往外走，一直走到大廳裡一排並肩而坐的監票人面前，低聲陪笑請問選票怎麼投？那些人愣了一下，伊直覺到他們把伊看成是個IQ超低的老太或是不識字的青瞑牛。一個年輕小姐跟伊說：「你進到裡面，桌上有枝小竹管，上下兩邊都刻有 "人" 形字。你把竹管沾一沾印泥，然後蓋在相片上的空欄裡。」

伊再度走入小房間，把沾染紅色印尼的筆桿蓋到阿扁的一號欄。伊把選票輕輕地扇了扇，等待風乾，然後把選票摺得四平八穩，走出來扔進投票箱。那一剎那，伊激動到眼淚直直滾落下來。伊用手矇住淚眼，快步走出投票所。門口的警察看到吃驚地問伊怎麼回事？伊看了一下警察年輕稚氣的臉，停頓了片刻，輕聲對他說：「It is a long story，說了你也不一定會明白。」

伊走到長廊外，對著空曠的校園，狠狠地哭了好一會。一旁陪伴的朋友知伊心情，沒有勸伊，只陪著掉眼淚。淚眼模糊中，伊看到小學校園裡芳草遍地，綠葉蓋滿枝梢，牆外街角綠色旗幟一字排開迎風飄揚。「綠滿枝頭春意鬧」，好一片欣欣向榮的絕妙風景。伊擦乾眼淚，對身邊的朋友說：「綠色的家園看起來是很有前途與希望的。」〈2004年五月完稿，2015年十一月修訂〉